

吴然  
／ 著

妈妈，把世间最宝贵的  
一个字——爱教给了我。  
从你的爱中，  
我认识了美丽的人生，  
我也懂得了爱的真谛。

# 妈妈教我 一个字

吴然经典美文



# 妈妈教我一个字

吴 然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 目 录

|              |     |         |     |
|--------------|-----|---------|-----|
| 书 包          | 001 | 小 巷     | 059 |
| 村里的打铁铺       | 004 | 早 晨     | 062 |
| 兄弟树          | 007 | 洱海月     | 065 |
| 铜墨盒          | 010 | 瓦 雀     | 072 |
| 老鸭子          | 016 | 牛       | 073 |
| 山村学堂         | 021 | 水 井     | 080 |
| 玉            | 025 | 独松树     | 083 |
| 妈妈教我一个字（外二章） | 029 | 火 柴     | 090 |
| 火腿香          | 035 | 那一夜的大雨  | 096 |
| 冬 桃          | 039 | 任 君     | 099 |
| 段先生          | 045 | 冬 夜     | 107 |
| 女儿高考         | 048 | 那条河     | 110 |
| 我的祝福         |     | 乘车小记    | 114 |
| ——寄语小学生郭江语   | 053 | 学爸爸     | 120 |
| 巴坡小学         | 055 | 唱一支绿色的歌 | 122 |



|           |     |             |     |
|-----------|-----|-------------|-----|
| 绿 荫       | 129 | 鲁迅的小兵       | 172 |
| 庭中树       | 132 | 滇云处处唤君归     |     |
| 少年大理      | 134 | ——缅怀冯牧前辈    | 178 |
| 龙泉的生日     | 136 | 记忆郭风前辈      | 184 |
| 新年礼物      | 141 | 马赛，你慢些走     | 193 |
| 姐姐的蜡笔     | 144 | 天南有幸留履痕     |     |
| 浓绿色的记忆    | 146 | ——追记拜望吴晓铃先生 | 198 |
| 梦见冰心      | 149 | 怀赵兄         | 202 |
| 永远的亲切与感动  | 154 | 我眼中的徐怀谦     | 205 |
| 在那些美好的日子里 |     |             |     |
| ——致圣野     | 159 | 后 记         | 211 |
| 木香花湿雨沉沉   |     | 附 录         | 215 |
| ——怀念汪曾祺先生 | 165 |             |     |
| 美，在变动中    |     |             |     |
| ——听严文井讲课  | 169 |             |     |

## 书 包

你注意过小学生的书包吗？

那些牛津包，那些塑胶帆布包、保健包，那些迷彩包！印着熊猫、长颈鹿，印着花仙子、蓝精灵、变形金刚……要多鲜艳有多鲜艳，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看着这些使我们的城市变得美丽、鲜亮，变得朝气蓬勃的小学生和他们的书包，一个仿佛是为了对比而出现的画面掠过心头，我想起我童年的书包来了！

我上小学，最初是在老家——乌蒙山区一个贫寒而美丽的小山村。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家境况不好，本来是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也分了家。一间关过猪牛的厢房，成了我们的住屋。潮湿和窄小不用说了，土墙和门板上的猪牛和粪草的气息总也散不掉。父亲不在家，他很早就在外谋



生。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住在这厢房里，过着吃不上盐巴的日子！那时候，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看到隔壁邻居小伙伴们大呼小叫地往小学堂跑，我也慌了。把母亲夹鞋样、夹丝线的几本破书翻出来，找两块和书本大小差不多的薄木板，又刮又磨弄光滑了，夹住书本，用麻线捆牢，拎着也往学堂跑。不用说，最后我又拎着我的破书，垂头丧气地、眼睛红红地回来了。我想读的可不是这种发黄的残角缺页的破书，是崭新的语文、算术！要用钱买，要缴学费！我买不起课本，也缴不起学费！我只能远远地看着那崭新的漂亮的被小伙伴们翻得哗啦哗啦响的课本，只能远远地模糊地看小伙伴们们的笑脸，听着他们夸张的兴奋的叫喊！我拎着我的破书，忍着我的泪水往回跑，往回跑……

可是，我看到了怎样的情景啊！

在我家低矮破旧的厢房门口，母亲坐在草墩上做针线。装针线、碎布的簸箕斜斜地放在母亲的腿上。薄薄的阳光，刨食的鸡，伸懒腰的狗，平和、宁静。母亲是多么年轻，乌黑的头发浮着一层亮光。母亲拈针在额头划了一下的当儿，抬眼看见我，粲然一笑说：“都要进学堂读书了，还疯跑哪样？”什么？进学堂读书？我疑惑、惊喜，叫了声：“妈！”扑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母亲抚揉着我的头，温热的泪滴在我的脸上、脖子上。我嗅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特殊的气息。母亲扯起衣裳揩眼睛，说：“快挎上书包让妈看看。”原来母



亲是在给我做书包！朴素的纯净的蓝色，盖面滚了边，嵌一枚绒布的鲜红的五角星；书包带长了点，母亲说我还在长高。母亲为我拉拉皱巴巴的衣角，理理额头上的乱发，泪光莹莹地把我看了又看……

我挎着母亲亲手为我缝的书包上学了。我知道母亲为了让我上学，为了给我缝个新书包，又帮人家推磨、舂碓，又熬夜为人家挑花做针线。这难道仅仅是个普通的书包吗？它装满着母亲的希望、母亲的爱呀！它使我在学业上不敢有所荒疏，不敢懒惰。尽管后来我又换了许多书包，但母亲给我做的书包，以及母亲做书包时的情景，我总也忘不了。

当然啦，我童年的书包，是没有今天少年朋友们的书包漂亮，没有那么多的色彩和图案。但是少年朋友，我们的书包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满载着父母的期望、父母的爱！

## 村里的打铁铺

你们村里有打铁铺吗？我们乌蒙大山中的这座小山村，是有打铁铺的。

村东头那棵大槐树下，顺着祠堂的边墙搭的那间偏厦房，就是我们村的打铁铺。它破旧，烟火把它熏烤得焦黑焦黑的。它和旁边的祠堂、大槐树一样古老，和村里那口很深的水井一样古老。奶奶说，有我们村子的时候，就有这间打铁铺了；爷爷却说，是有了打铁铺，才有我们这个村子的。

哦，奶奶和爷爷是不是说，我们的山村是和这间打铁铺紧紧相连的呢？是的，一定是紧紧相连的。村民们不是用它打的镰刀割草，用它打的斧头砍柴吗？不是用它打的锄头挖沟，用它打的犁铧耕地吗？不是用它打的钢钎撬石头、铺路、修水坝吗？我们学校旗杆上的铁标和滑轮，不也是它打的吗？



牛车木轮上的铁箍、马蹄上的铁掌，不也是它打的吗？哟，哪一家的锅铲、菜刀，甚至门闩不是出自村里的打铁铺呢？就是一颗钉子，就是我们找猪草的小铁铲，也是打铁铺打出来的呀！

前两年，我们的树春大伯——村里最有名的打铁匠去世了。接下铁锤的，是树春大伯的孙子阿明叔。他二三十岁，一张快活的娃娃脸。这就难怪我们爱到打铁铺去看他打铁了，甚至把帮他拉拉风箱，当作是最高的奖赏。呼，呼，风箱呼啸着，炭火燃烧着，蓝里透红的火苗跳蹿着、闪耀着……

忽地，阿明叔夹出一团火，一团光，把他厚实的围裙、脸膛、臂膀，映得通红。红亮的铁块甩到了铁砧上，火花迸跳，滋滋作响。阿明叔敞着怀，汗湿的胸脯起伏着。他抡紧铁锤，身子向前一倾，好像把巨石投进水里一样，猛地一砸，火星迸溅，明亮的光照，把他的影子投射到打铁铺的角落，投射到打铁铺外边的槐树上。铁锤起落，时而炸耳地响，时而叮当地唱。阿明叔脑门上滚满汗珠，火光灿烂中，他脸膛红亮，汗珠红亮，臂膀上隆起的块块肌肉，也是红亮的！

一件铁具在铁锤的敲打下诞生了，热烈地诞生了，快乐地诞生了……阿明叔舀了一瓢水，叉着腰咕噜咕噜猛喝。天晓得为什么，他竟扑哧一声又咳又笑，水花喷洒在滚烫的铁砧上，滋滋啦啦响。这一下我们可乐了，一拥而上，撒野地争抢铁锤、火钳，甚至乱拉风箱，而阿明叔是决不骂人的，他



一任我们欢乐。

呵，让我告诉你我在夜里看到的情景吧。

那是在夏天，有一次妈妈带着我从外婆家回来。天已经黑了，我们走在山间小路上，翻过山垭口，就看见村里的金黄的灯火，温暖地从窗子里透出来，从门缝里透出来。嗨，一蓬红光，一蓬红光在摇闪！“打铁铺！打铁铺！”我叫喊着挣脱妈妈的手。我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村的打铁铺在夜里是这样的美丽！它明亮鲜红如同玫瑰花，开在村里无数金黄灯光的花丛中。

红光把一个巨大的影子投射到天空。我们的阿明叔，简直变成传说中的神人了。他的身影多么高大，挥动铁锤的臂膀多么有力呀！他好像不是在锻打一般的铁件，而是在锻造整座大山！啊，我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紧紧地搂着我，站在山垭口的松树下，久久地看着我们的山村，看着我们村里的打铁铺……

啊，你们村里也有打铁铺吗？

## 兄弟树

小时候，我和哥哥栽过一棵核桃树。

如果你在山村生活过，你总会知道：春天，房前屋后的菜园里，或者厕所周围，或者堆粪草的地方，或者水沟边、小路旁，常常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长出一些小树苗来。有杏树、桃树、柿花树，也有核桃树、板栗树……只要曾经落过种子的地方，春天里差不多都会长出树苗来。

我和哥哥栽过桃树，也嫁接过梨树。可是，栽得最好的是一棵核桃树。

这棵核桃树秧，嫩得像从地里喷出一柱绿色泉水。紫红色的小树干，只有筷子般粗，上面有无数黄白色的斑点。叶片上的一层粉白的绒毛，几乎盖住了它嫩黄的绿色。最先发现它的，不知是哥哥还是我。当时，我们在沟边割喂牛的



青草。我们的欢喜是不用说的了，赶快用镰刀把它连根刨了起来，用青草包着，捧了回去。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情。我们把核桃树栽在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还砍了些树枝把它保护起来。

我们栽的似乎不是核桃树，而是我和哥哥神圣的希望。用不着谁来督促、谁来布置，我们保护着小树，给它施肥，给它浇水，给它捉虫……做这些事，有时还得采取“秘密行动”。

不用说，我们的核桃树长得很好。我敢说，要是有人也栽了核桃树，那最好、最壮实的一棵，一定是我们栽的。看着一天天长高的小树，我和哥哥别说有多高兴了！

小树长大了，秘密也就保不住了。但一听到别人吃惊地说：“呀，谁栽的核桃树？都长这么高了！”我就会和哥哥相视一笑，心里是多么甜啊！

我们想说，这是“兄弟树”，是哥哥和弟弟一起栽的“兄弟树”！

第一次结核桃的情景，是我永远记得的。

那时，哥哥已经是合作社的会计，而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看到核桃树上挂满了黄色的一串一串的核桃花。不久，一串一串的核桃花变黑了，落了一地。而绿叶间，已经缀满碧绿油亮的小核桃。村里的大人说，一棵树上结这么多的核桃，他们还没有见过。看着一树的核桃一天天成熟了，我们



舍不得打一个来吃。我们也警告小伙伴们，不要嘴馋，不要打还不成熟的核桃。在我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核桃成熟了，摘了满满的两背篋！到那时，我们才把我们的全部秘密公开：我和哥哥挨家挨户去送核桃——让村里的人，不论大人和孩子，都吃到“兄弟树”上结的核桃果！

离开家乡后，每年我都会吃到家乡寄来的核桃。当然，这些核桃，就不只是“兄弟树”上结的了。

## 铜墨盒

说来有趣，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火烧洋芋，除了苦荞粑粑和苞谷饭，除了村前的小河、村后的树林，除了核桃树上那老让我担心会掉下来的喜鹊窝，恐怕就是铜墨盒了。

老家在滇东北，属高寒山区，逶迤连绵的乌蒙山，陡险得连树也难站住。然而就在山边的我们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一两件铜器：铜茶壶、铜香炉、铜盆、铜锅、铜佛、铜锁、铜铃铛等等。而被许多人家视为传家宝的，则是铜墨盒。

我曾经问过给我取名字的大老祖，为什么特别喜欢铜墨盒？“铜墨盒？你说铜墨盒？”大老祖来了精神，捋捋白胡子说道，“这可有些来历了！”他老人家居然从盘古开天说起，什么人类最早学会炼铜啦，什么青铜器中的鼎、爵、罄啦，什么铜墨盒蓄墨久而不臭不霉啦。原来，我们村里出过一个



秀才，很有些学问。可是有一次到省城赶考，得罪了主考官，结果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在大观楼吟诗一首，抛笔于滇池，步行两天两夜，行程五百余里，愤然回乡，村人无不敬仰。这还不算，他变卖家产，购置精铜，打成各式墨盒，按户拈阄而取，用以奖掖后学，励志奋发。大老祖说的大概真有其事，听说我家的墨盒，就是秀才先生所赠。这是一个圆形的银白色的铜墨盒，满月一样温润清亮。一丛泉石，几缕兰草，加上“幽谷之香”四个篆隶，构成一幅素淡静美的图画。难怪是我家的传家宝！

也不知道这些铜墨盒是不是产生了什么奇怪的效应，反正后来村里没有再出过秀才，更不要说举人、进士了；但是出了几位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在乡里远近闻名。包括我二叔以及大老祖。其中，大老祖又艺高一筹，颇有傲气。听母亲说，请他老先生给我取名字，就是想得到他的墨宝，哪知他捋着胡子，用拐杖在地上写了个“然”字，随口吟出，拄杖而去，气得母亲竟没有留他吃红糖鸡蛋。

不过不管怎么说，从大老祖到我二叔这几辈人，字就是写得好。过年前的几天，只见邻村的人抱着大红纸大阉鸡来请人写对联，那可是村上最体面、最露脸的时候了。而过年的爆竹一响，你看家家门上的对联吧，颜体、柳体、欧阳体、赵体，真、行、草、隶，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称得上是书法展览了。村人不论少年汉子，还是姑娘媳妇，也不论



是耄耋长者，还是少年幼辈，或识字，或不识字，都喜欢站在一副副对联前欣赏品味。墨香沁脾，纸红映脸，好不舒心！至于初事笔砚的我们这帮村小的学生，围绕对联字体和书法造诣的争论，其激烈程度难分难解。这种争论，差不多要延续到新对联贴出以后，由新的话题和争论来代替。有时争论方酣，扛着锄头路过的长辈竟会拄锄观阵，或者一声喝吼，揪着自家孩子的耳朵回去，令其打开铜墨盒，润笔展纸，临帖习字。

记得我进村小那会儿，山村孩子还不兴背书包。不是用一块蓝布包裹，就是先用两块和书一样大小的木板将书夹住，再用麻线或布带捆扎；上学的时候，要么拎着，要么夹于腋下就行了。可是墨盒却不好办，和书包裹捆扎在一起吧，总怕墨汁溢出，污损书籍，甚至装在衣袋里也放心不下，于是只好用手捧着。早晨，在鸡鸣狗吠、炊烟袅袅中，大人们赶着牛马下地了。村道上，同时夹杂着手捧墨盒的小学生。在大人们下地的时候，他们上学了。牛马的铜铃叮当，孩子们的笑声飘扬，一个个铜墨盒，泛着晨辉的美丽光泽，好一派祥和、宁静、淡远的山村情味！而课间，同学们在草埂上擦拭铜墨盒的场景，更是久久萦怀，令我难忘。

我们的学校原是供奉着祖宗牌位的祠堂，柏树、老井和沿墙一溜花草，构成它的景致。大门外有一块作为学校标志的操场，周围都是田地、菜园。向日葵金黄的轮盘，沙沙作